

两个生死边缘的对手，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

真面

王小枪

作品

下

[长篇谍战小说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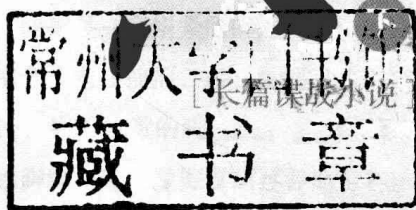
DISGUISE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面

王小枪
作品



第十七章

暗夜里，几束手电筒的亮光，扫过哈尔滨市自来水公司第三处理站黑暗的厂房走廊，这里的走廊狭长，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。

丁战国和门房老头走在前面，跟在他们身后的，是两个侦查员和陈彬。

陈彬戴着手铐，拖着重重的脚镣，在两个侦查员的押解下慢吞吞地走着。哐啷哐啷，他每走一步都会因脚镣与地面摩擦发出这样的声音。

丁战国左右打量着两边，问门房老头：“这么大个处理站，就您一个人看着？”

天冷，老头尽量把脖子缩在了羊皮袄里：“年根儿不留人。水管子一上冻，处理站就用不上了。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，电也掐了用不着，我一个人全照看了。”

丁战国明了地点点头，问道：“听说这儿有部电话？”

“手摇的，不过好使。”

“我们可能得借两天。”

“这儿的東西你随便使唤。”

丁战国目光又扫了扫周围，问：“柴油发电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一会儿我带你们去。不过我这儿可没油。”

“我们带了。照明的线、取暖的电炉子，都预备好了。”

说完，一行人走到了一间屋子门口。老头从腰里摘出了钥匙，一边开门一边说：“有电炉子也冷。这天，西北风一吹，遭老罪了。”

铁门打开了，老头将目光移向里面对丁战国说：“瞧，以前放材料的库房，你看看能行吗？”

丁战国顺势跨进去，打着手电筒朝里面照了照。昏暗的光线下，可以看见这间库房的内墙壁很厚，窗户上还有粗粗的铁栅。一根管道横贯房顶，从墙角穿下来，直入地面。

他举着手电筒，上下扫了扫铁管，说：“行，就这间了。”

“成，那你们忙。”说完，老头缩着脖子离开了。

老头走后，小唐和另一个侦查员屋里屋外地忙活了好一阵子，才把这间库房收拾好。

而陈彬，此时正躺在墙角的一张床铺上，他的脚镣上被拴了一根铁链子，铁链子的另一端就拴在墙角那根垂直的铁管上。

离他不远处，靠近门的地方，摆放着一个大功率的电炉子。没有暖气，他们只能靠这个取暖。

“他够不着那炉子吧？”丁战国看着那台电炉子，不无担心地问道。

“我量过了，绝对够不到。”小唐立刻打消了他的顾虑。

丁战国嗯了一声：“这位护法是属蝎子的，屁股上有刺，别轻易靠近他。晚上咱们轮个三班倒，看好他就行了。”

“明白。拉屎有便桶，撒尿有夜壶，那床就是他的家了。”

躺在床铺上的陈彬一声不吭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丁战国和小唐，仿佛他们说的话和自己丝毫没有关系。

黎明的街道，行人稀少。

晨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，照进李唐的卧室里。李唐一改往日睡懒觉的磨蹭劲儿，费劲地把被子翻过来，有板有眼地叠着。桌上散乱的作业本也被他拿在手里，一一装进书包。

他一边穿着外套，一边把脚使劲往靴子里蹬，全部弄好后，他打开门跑了出去。

听见声音，姚兰带着满嘴牙膏沫从卫生间里探出头来，她看着李唐不同以往的积极劲儿，十分意外地看着他跑进厨房：“怎么起这么早？”

李唐没有回答，他站在厨房里，把几颗鸡蛋逐一放进一口盛满了水的锅里，然后端起来往灶上放。

一夜之间，他似乎长大了。

睡眼惺忪的李春秋穿着一身睡衣出现在厨房门口，他看见李唐的举动愣了一下，赶紧走过去，想要伸手接过李唐手里的锅。

李唐有意躲开了他，手故意往旁边一歪，避开了他的手。

姚兰刷牙好牙也跟了进来，她看到李唐举着锅，赶紧把锅接到一边说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李唐的眼里好像只有姚兰，他直直地看着姚兰，说：“我想给你做早饭。”

这样一句温暖的话，瞬间让姚兰愣在了那里，心里又温暖又酸涩。一旁的李春秋看着李唐小小的身子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早饭做好后，他们一家三口坐在客厅的餐桌前，沉默地吃着早饭，气氛有些沉闷。

似乎是想打破这种沉闷的氛围，李春秋夹起一个煎鸡蛋，贴心地放进李唐的碗里。可是，李唐只顾埋头吃饭，看都不看他，顺手把碗里的这个煎鸡蛋夹了出来，又放回了之前的盘子里。

姚兰有些尴尬地看了李唐一眼，又看了看李春秋。

李春秋没有说话，他低着头默默地喝着粥。姚兰望着他，知道儿子刚才的举动一定让他心里不是滋味。

不多会儿，李唐吃完了，他拍拍手把碗放好，然后从椅子上跳了下来，说：“妈妈，我去拿书包。”

说完，他一溜烟跑进了自己的卧室。

见儿子吃完，李春秋赶紧喝完了碗里的粥。等李唐背着书包出来后，他马上从餐桌边站起来，说：“我去送你。”

“我让妈妈送。”

整整一个早上，李唐的目光始终避过李春秋。

姚兰抬头看看李春秋，李春秋没有说话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李唐小小的身影倔强地走出门外。

儿子的态度让李春秋心里有些烦闷，他默不作声地离开家，去了公安局。

走到侦查科门口时，他想起了魏一平交代的事。陈彬究竟被丁战国带去了哪里，他不得而知，他必须尽快打听到才行。

这样想着，他扭开了侦查科的门把手，走了进去。

几个侦查员听见开门声，纷纷扭过头看向来人。小马端着一杯刚沏好的热茶，见来人是李春秋，便冲他打招呼：“李大夫来了？”

李春秋直奔主题：“老丁呢？”

“出差了。”

“眼看都小年了还出差？去哪儿了？”

小马看看其他几个侦查员，他们全部都是一脸的不知情：“我们也不知道。您找他有事啊？”

“一点儿私事。”

李春秋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屋里的情况，几个侦查员有的在擦皮鞋，有的在看报纸，

还有的拿着火柴棍儿在掏耳朵……

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异样，但他还是隐约地觉得不好再过多打探：“没事儿，那等他回来再说吧。”

说完，他便转身打算出门，正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。没几秒，一个侦查员从外边跑了进来：“几位几位，唐哥回来了，都下去帮忙装车！”

车库门口的院子里，一辆卡车的后挡板被打开了。大伙儿在卡车上搭了两块木板，连到地面上。

两个侦查员戴着厚厚的手套，推着一个油桶顺着那两块木板向上滚着，另外两个侦查员从车库里跟着又滚出来一桶油，费劲地将它弄上了卡车。

小唐提着一个塑料桶站在卡车旁边，正在给一辆吉普车加油。天实在太冷，加了会儿，他便腾出一只手来，搓着冻得通红的脸。

小马走到小唐身边，伸出两个手指头问道：“两桶，够不够？”

“一宿就烧了小半桶，多弄点儿吧，保险。”

“那也太费了。你把发电机的过滤卡子打开，看看干不干净。太脏了影响发电机功率，耗油量就跟着上去了。”

小唐耸耸肩：“我看了，挺干净的。功率太大，没办法。”

这时，刚从库房帮完忙出来的李春秋走了过来：“脸怎么冻成这样？像个萝卜。”

“风大，吹透了。”小唐对着合拢的手心哈了口气，暖暖手。

“还有什么活儿？”李春秋拍了拍手套上的浮土，问。

不远处，法医科的小李也扛着两床棉被从一侧走过来，一个侦查员赶忙过去接着，显然，小李也被叫来帮忙了。

“够了够了，就这人情我都领不起了。”小唐满脸堆笑，他看着小马说道，“你也是，李大夫都敢用，那手多金贵，伤了谁赔得起？”

李春秋失笑道：“大家都干活，就我先溜了。要是跟你不熟，这话听着都像是讽刺我偷懒。”

小马和小唐都笑了。

李春秋摆摆手：“先偷懒回去了。”

说着话，他往吉普车的另一侧走去，走路的时候，他目光凌厉地迅速扫视了一圈吉普车。他注意到，吉普车左侧的车门和车窗上都结着一层霜，而右侧的冰霜少一些。

李春秋往回走着，走得很慢，身后小马和小唐对话的声音他还能听见。

“暖风还没修好啊？”

“可不，手都冻硬了。天刚亮就上路，正是冷的时候，又不敢开快，三十公里的速度都受不了。打死我也不开它了，还是卡车严实。”

“我早就说过，这车不行。行了，你赶紧去食堂喝碗热汤，这儿我盯着。”

小唐点点头，往食堂走去，没走几步，他又扯着大嗓门喊了一声：“别忘了再装上两个电炉子！”

他们的对话李春秋听了个清清楚楚，他表情有些凝重地往回走着。阳光充足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李春秋抬起头眯着眼睛，向天空看了看，太阳已经升到了很高的位置上。

吉普车左边的结霜程度远远大于右侧，显然这是因为阳光长时间地照射着右侧造成的。吉普车只有从南向北一路行驶，才会使右侧接受如此多的日晒。

……“可不，手都冻硬了。天刚亮就上路，正是冷的时候，又不敢开快，三十公里的速度都受不了。”……

李春秋仔细琢磨刚才小唐对小马说的话。顷刻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停下脚步转身往大门口的方向走去。

他走进公安局大门不远处的一个公用电话亭，拿起一本厚厚的电话簿翻开，翻找着。

很快，他找到了，他按着上面的号码拨了几个号，对着电话说：“是气象局吗？”

哈尔滨市自来水公司第三处理站的库房内，陈彬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大碗热汤面，一头蒜被他剥得乱七八糟。时不时地，他手上的手铐撞上粗瓷的碗边，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声音。

丁战国和昨夜一起押车的侦查员坐在一张简陋的桌子后面，齐刷刷地看着陈彬。在他们投过来的目光下，陈彬吃得更起劲了。

把自己裹在一件棉大衣里的侦查员，拿着一支笔在面前的一沓稿纸上无聊地点着。显然，他在这里充当了预审员的角色。

陈彬把碗端起来，把剩下的面汤也一滴不剩地喝了下去，随后咣的一声，把吃空了的碗放在桌面上。吃饱喝足后，他的脸泛起了红晕。

“胃口不错。”丁战国看着他说道。

“再有根烟，就更好了。”陈彬吧唧吧唧嘴。

预审员开始低头记录。

丁战国没理会他，自顾自地说：“这么冷的地方，还能睡那么沉，要是没这碗面条的热气儿，都叫不醒你。呼噜打了一宿，你这心够宽的。”

“扛刀弄棒，累坏了。”陈彬用袖口擦了擦嘴，说道。

“操心费神，当然累了。”

陈彬倒是很诚恳：“政府不让跳大神，以后不跳了。政府不让骗老百姓，再也不骗了。我就是个低头过河的小卒子，您要找的是那些操心的师傅，不是我啊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丁战国眉头一挑，喝道：“装傻充愣？”

“长官，没装，我是真不知道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。”陈彬一脸无辜，“应天教的事，刀砍斧剁不伤身，都是忽悠。您要是想知道这个戏法怎么变，我全说。”

丁战国冷笑一声：“昨天晚上，聚在北市场的百十号人，我们干吗不抓别人，单抓你呢？”

“是啊，要抓起码也是大师兄吧，你们知道他骗了多少钱吗？”陈彬顺着他的话接口。

丁战国看着他：“承认自己是护法了？”

陈彬有些吃不透丁战国的话，他半张着嘴，望着丁战国。

“认了亲，就得上炕当新郎，这个态度可不行。你如今都是护法了，怎么这么说话？”丁战国把他们在徽州酒楼说的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。

陈彬方才半张着的嘴慢慢合上了。

“‘就算不信，也要逼着自己信。’这话，熟吗？”丁战国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徽州酒楼，隔墙有耳。要不是这句话，我也找不着北市场。”

陈彬不说话了，他全明白了。

“断眉、八字脚，那天我就认出你来了。医院的炸弹是你放的，高奇也是你杀的。”

见他不说话，丁战国停了会儿，直奔主题：“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先生，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，怎么找到他，是我的第一个问题。”

陈彬看看他，顿了顿，才开口说：“第二个呢？”

“谁是你藏在公安局、藏在我身边的那个鬼。”丁战国用一双深邃的眼睛凝视着他。

库房里，一片寂静。

预审员的笔尖停顿了下来，没人说话，他的记录暂停了。

陈彬坐在桌子后头，眼睛闭着，像个人定的和尚。

丁战国见他这副模样，敲了敲桌子：“行，不愿意唠这些，那就换个话题，咱聊点别的。”

陈彬像是没听见，对他的话，毫无反应。

“面条这东西，老行家和尝鲜的人，吃相不一样。刚出锅的烫嘴面，咬着一头就不松嘴，一根从头吃到尾，看你吃那么香，要是没脚镣拦着，你得蹲在凳子上吃。南细北粗、

东淡西咸，老家是西北哪儿的？”

陈彬仍旧闭着眼睛，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。

“没辣子，大蒜凑合了吧！要是在这儿拖到过年，我让人给你做一碗拉条子。”

陈彬用手指头掏了掏耳朵。

预审员看不下去了，把手里的笔放下：“哎，说话。睡着了？”

丁战国刚要说什么，外面电话铃响了。他看了看陈彬，而后起身出门，一路来到隔壁的屋子。

这个屋子里有两张卷着被褥的单人床，是夜里轮班的时候侦查员们休息的地方。床边有一张木桌，木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哈尔滨市地图。木桌上的一部手摇式电话正在响着，丁战国走过去把听筒拿起来。

电话的另一端是在侦查科一间单独屋子里的小马：“丁科长。”

“怎么样？他找了我吗？”

“早晨就去科里了，说有私事找你。听说你出差了，他有些意外，不过也就点到为止，不该问的都没多问。”

“你和小唐该说的话，他都听到了？”

“都是按照你布置好的，一步不差。说的时候他离我们不远，听得见。还围着吉普车转了一圈。”

丁战国问：“现在呢？”

“十分钟之前，刚刚出了大门。要去哪儿还不清楚，只打了一个电话。我们通过电话局，查到他拨的号码是气象局。我把电话打过去确认过。”

“他在查今天天亮的准确时间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他在根据小唐的车速，计算关押地点到市区的距离，有意思！县里抽调来的人到了吗？”丁战国饶有兴致地勾起了嘴角。

“天没亮就到位了，都是生脸。他们的三辆车里都配了步话机。”

丁战国在电话这头叮嘱道：“别跟得太紧。记着上次的教训——你们可以到图书馆去等他。要是我没猜错，他会去的，那里有他需要了解的一切。”

果然不出丁战国所料，李春秋此刻已经利索地登上一级台阶，走进了挂着“哈尔滨市图书馆”牌匾的大门。

图书馆对面，一辆黑色的轿车驶了过来，停在了马路边。车窗被人摇下来，车窗内，一个戴着毡帽的男人紧紧地盯着李春秋的背影。

李春秋走进了图书馆，在标着“医学类”木牌的一排书架后面，用目光寻找着他想要的书。

他抽出了一本医学方面的书籍，随便地翻了几页后，往别处走去。

一排排的书架，书籍品种数不胜数，寻找了一圈后，李春秋将目光定格在了一排书架上，那排书架最前端的一块木制标识牌上写着：机械类。

他走到这排书架后面，浏览着书脊上的书名。当看到《柴油发电机工作原理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把它抽了出来，然后打开目录页快速地浏览着。

他翻到相应的页码处，看了看，而后回想起了小唐说的那句“一宿就烧了小半桶，多弄点儿吧，保险”，细细琢磨着。

根据《柴油发电机工作原理》所写的原理，李春秋通过一夜时间的耗油量，估算出了发电机的功率，而后他进一步推算出小唐他们待的地方，应该是一座使用面积在一千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建筑。

随后，李春秋把书塞回了书架，又走到了标着“地理类”标识的书架前，抽出了一本哈尔滨市地图册。

这是一本高倍的市区地图册，哈尔滨的地形地貌被分成了几十页收录其中，每一页上都显示着每一座建筑物的形状和标尺比例。

李春秋不停翻动着页码，忽然，他在某一页停住了。在这一页的地图上，绘有一所厂房，标着“哈尔滨市自来水公司第三处理站”。

李春秋又想起了小唐去食堂前大喊的那声：“别忘了再装上两个电炉子。”

他低头再度看了看地图。这座厂房的面积和他通过发电机功率得出的判断很吻合。作为一个在哈尔滨生活了十年的人，他深知哈尔滨市自来水的来源。在夏季，水厂会调用松花江的水来使用；等冬季上冻以后，调取江水的设备就会关闭，改为使用地下水。没有供电，丁战国只能使用柴油发电机；没有供暖，他们只能使用电炉子。综合距离和方向这两方面因素考虑，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。

李春秋抬起头来，如果他推测的没错，十有八九，陈彬就被丁战国关在哈尔滨自来水公司的第三处理站。不过，以防万一，他还需要最后确认一下。

陈彬可能是坐得累了，他蹲在椅子上，有些百无聊赖地挠着头皮。

“还是不开金口？”丁战国开门进来，冲着预审员问道。

“说了一句，问中午几点开饭。”预审员无奈地回答。

丁战国拉开椅子坐下来，说道：“说起来，咱们见面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
闻言，陈彬抬头看着他。

“你看哪，在医院里布置炸弹的是你，在食品厂仓库里杀害保管员的是你。还有你们派来勾搭我的那个女人，说起来我连她的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。她也是你杀的吧？”他掰着手指头数，“在医院，在酒楼，我们的人也因为你裹了不少绷带，再加上高奇……我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这么多条人命，说多少东西都救不了你。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反正横竖都是个死，对吗？”

陈彬眨了眨眼，还是没说什么。

“你这块骨头，难啃。审你这活儿，谁摊上谁倒霉。所以我也把这个实际情况向领导做了请示。上面很痛快，具体方案是这样——”丁战国趴在桌子上，身子向前探，特别真诚地说，“只要你交代出有用的情况，就算立功。可以不判死刑，但牢得坐，受几年活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丁战国特意给陈彬留了些时间，让他考虑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丁战国才问：“考虑好了吗？”

陈彬依旧面无表情，没有一丝要交代的意思。

预审员在一旁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，丁战国转过头来看看他。预审员见状，有些尴尬，他正要说什么，就听见丁战国跟说：“你先出去透透气吧，换换脑子。”

“丁科长……”预审员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一天一宿，我都困了。别都耗在这儿，你先出去，等会儿回来换我。”这话说得不是在生气，语气温温和和的，预审员想了想，随后起身走了出去。

房门啪嗒一声轻响，关上了。

预审员走后，丁战国对着陈彬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些小年轻，都是解放哈尔滨以后才上的岗，嫩了点，是吧？”

陈彬看着他，始终缄口不言。

“把他支出去，就是想和你单独聊聊。这些话不记录，想到哪儿说哪儿啊。”丁战国给自己沏了一大缸子热茶，话说得挺诚恳。

陈彬瞟了丁战国一眼，似乎有了点兴趣。

“要是我没猜错，你也是伪满时期来东北的吧？”

陈彬终于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也算是老人儿了。我也不短，说起来都快十一年了。这么说，咱俩差不多。”丁战国喝了口热茶，接着说，“跟的人不一样，过得就是两种日子。还是你们舒服啊。白天找家馆子喝杯咖啡，结账的时候顺手打个电话，什么还没干呢，先申请经费。夜里烤着壁炉，躺在松软的大床上，弄几份小雨点的情报也能交差。”

他这样说着，似乎真的有些嫉妒：“我们不行。我那时候还在山上，别说咖啡，为了

口吃的，我们得跟地鼠争食，急了还得去刨黄鼠狼的窝。夜里得睡在老林子里，有时候日本人搜山，怕被他们发现，我们连火都不敢生，就裹着条破棉被钻在雪堆里。第二天人起来了，手一摸，耳朵冻掉了，鼻子冻没了，常事。有时候身子还能动，脚已经抬不起来了。睡宿觉的工夫，一条腿就这么废了。”

陈彬一直听着。

热茶喝着，身子也暖了，丁战国把大衣解开个扣儿，接着说：“有个事，我没跟别人说过，今天跟你唠唠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陈彬的兴趣越来越浓。

“有一回，我们得到消息，说日本人又要围剿了。那时候什么情报线索也没有，怎么办？”

陈彬大睁着眼睛，很显然，他听进去了。

“我和两个脚快的兄弟天一黑就出发了。那时候还是年轻，十六里的山路，还下着雪，从下山到进屯子，羊下崽的工夫就到了。我们在牲口圈里蹲了半宿，抓着一个汉奸。他跟你特别像，软的、硬的、热的、凉的，什么都不吃，问什么都不说。”丁战国吸了吸鼻子，“没办法，我只能犯错误。那俩人都不干，拿抗联的纪律来压我。我急了，拿枪口顶着他俩，让他俩闭了嘴。我没办法啊，说话就天亮了，天一亮，日本人就要上山。我要是问不出来他们走哪条路，山上的队伍，上百口人，都得死。我没办法呀！”

陈彬突然开口说：“最后问出来了？”

丁战国看着陈彬，笑了：“要是问不出来，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，早成烈士了。”

“有烟吗？”

丁战国起身给他续了一缸子热水，端过去：“一宿都抽没了，喝点儿茶饼子对付对付吧。”

“你的眼挺毒，我老家是关中的。”陈彬接过水喝了一口。

话匣子终于打开了，丁战国看着他。

“当初来哈尔滨，不光我自己，还有我弟弟。”

“他也是干这行的？”丁战国有些意外。

“嗯。”

“还活着吗？”

陈彬摇了摇头。

丁战国有些惋惜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日本人在的时候，我们不像你说的那样，躺在床上编情报。我和我弟弟都是行动上的人。你们在山上过得挺苦，我们在城里头也不易。”

丁战国没有说话，认真听他说着。

“那时候，宪兵队和特高课无处不在。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在身上带枪，搜出来就是个死。可我们哥俩儿吃的就是这碗饭，有事出去，还得带着。怕让人家一锅端，就每次都把枪带在一个人身上，走在街上，互相装作不认识。那次轮到我带枪，死的本来应该是我。”

说到这里，陈彬沉默了片刻，目光里有丝难过的神情闪过。

丁战国没有插话，静静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。

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条街上突然就多了一个卡子，我们再想绕道已经迟了。眼看着宪兵就要搜到我身上，我弟弟突然转身就跑……”陈彬顿了顿，才说，“我亲眼看见他死在我面前，我还得装不认识他，并笑着给日本人鞠躬，因为我得活着啊，我活着才能给他报仇。不过我也做到了，那个值班的宪兵队长，一家子都让我点火烧了。”

停了会儿，陈彬接着往下说：“我弟弟死之前，还没结婚。除了我，谁也不知道他有个孩子。他未婚妻生的，儿子，我们家的独苗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就是我供着。现在你把我抓了，我认。可让我说什么，我不能说。”

他很诚恳地看着丁战国说：“死活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当初本来该死的就是我，活一天我算赚一天。可我要是告诉你什么，保密局是不会放过我侄子的。”

他说得特别坦诚：“你不知道，我那个侄子争气啊，书念得特别好。他要是个败家子也就罢了，偏偏年年都考第一，我得管他，所以你别问了。你把我弄死，保密局会给他们娘儿俩发笔抚恤金，我算过了，这钱能让那孩子长大成人。我要是招了，我就是叛徒，他们会鞭我的尸，那孩子也跟着就毁了。所以，我没法说，一句话我都不能说。”

听到这儿，丁战国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还真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可惜了。”

他看着陈彬说：“那就对不住了。”

“没啥对不住的，换了我，昨天晚上就得下手了。”

丁战国站起身来，绕过桌子走到陈彬面前给他打开了手铐，商量似的说：“我得脱了你的衣服。”

“成。”陈彬很配合地自己开始解起了扣子。

丁战国看着他，面色平静。

陈彬脱光了上衣，丁战国将拴着他手铐上的那条铁链子，缠绕在了横贯屋顶的那根管道上，将他吊在了管道下面，接着打来了满满一木桶的冰水，并将一根牛皮的皮带浸在了冰水里。

“爷们，对不住了。”丁战国把皮带从冰水里抽出来，在手上缠绕了两圈。

“没事没事，来吧。”陈彬一脸不介意。

皮带甩起，落下……

正在陈彬咬着牙准备迎接鞭笞疼痛的时候，库房的房门猛地被推开了，预审员走了进来，陈彬和丁战国都愣住了。

预审员慌张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连忙叫上丁战国走出了库房。不一会儿，丁战国黑着一张脸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拎走了那一桶冰水和皮带。

显然，他的刑讯逼供被预审员阻止了。

陈彬看着他，哈哈笑道：“我就说嘛，共产党的政策是最好的。”

离市图书馆不远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，一辆公共汽车稳稳地开过来，停在了车站里。

李春秋站在汽车的最后一排，跟着车上的乘客，最后一个走下汽车。

之前跟踪他的那辆黑色轿车，又悄然无息地停在了不远处的路边。车里，那个戴着毡帽的男人透过车窗，依旧向外注视着李春秋。

走在街道上的李春秋朝四处看了看，然后从一个报童的手里买了份报纸。他拿着报纸坐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，百无聊赖地翻看着。

他将目光移到了今日影讯的版面上，仔细地看上面密密麻麻一条条影片放映时间的信息。

不远处的另一辆轿车里，小马正在悄悄瞄着李春秋。

坐在长椅上的李春秋看完了报纸，把它折起来，起身离开，走向了通往胜利电影院大门口街道上。

小马见势，也慢慢跟了上去。

走出这条街道李春秋拐了一个弯，右前方，一个挂着“胜利”字样牌匾的电影院出现在了他眼前。

就在他刚刚走过去的时候，电影散场的铃声突然响起，电影院门口本来紧闭着的两扇大门忽然打开了，许多看电影的观众从里面拥了出来。

李春秋从容不迫地逆向汇入了人群，消失在小马的视线中。

电影院门口，人头攒动。看不见李春秋的小马连忙下了车，慌忙追了过去，却怎么都没再找见李春秋的身影。

他有些沮丧地走进一旁的电话亭，给丁战国去了个电话：“我没想到他买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最近的电影院散场的时间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一分没差。再跟就跟不上了，别的组也没他的消息。他消失了。”

此时，丁战国已经冷静了下来，他冷着一张脸一直听着。

“丁科长，我们怕是被他发现了。”

“未必。只要你们没有跟得太近，就不可能暴露。我猜这是他惯用的常规性手段。不管有没有被跟踪，他都会这么干。反过来说明，他马上就要去干一件重要的事了。”

“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”小马握着话筒，目光里重拾信心。

“过十分钟你再打过来，让我想想。”

挂了电话，丁战国走到休息室的墙边，看着地图上“胜利电影院”的位置，一边看，一边苦苦地思索着。

已经辗转来到市自来水公司附近的李春秋，走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。他打开里面摆着的一本电话簿，找到了自来水公司第三处理站的号码后，摘下话筒，拨通了电话。

“丁零零——”

正在看着地图琢磨着的丁战国，忽然听见了一阵电话铃声，他下意识地拿起了电话，想也没想直接就问：“怎么样，有什么新情况？”

“请问，这里是自来水公司吗？”电话那头，李春秋故意压低嗓音问道。

“打错了。”丁战国并没有听出来是谁，顺口回了句。挂上电话后，他才恍然回过神来，他看着电话机，有些发呆。

沉思了片刻后，他立即抓起了电话机的摇把摇动了几下，然后抓起话筒有些急切地对电话那头说：“邮电局吗？我是市公安局侦查科丁战国。两分钟之前，有人给我这里打过一个电话，我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！”

在听到丁战国的声音后，李春秋已经确认，陈彬就被关在哈尔滨自来水公司的第三处理站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了解这里的地形。

走出电话亭，他笔直地穿过马路，走进了哈尔滨市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大楼。

办公楼一楼大厅，缴费处的窗口前排着一列长长的队伍。李春秋走过去站在队尾，仔细观察着大厅里的布局。

他环顾了一圈，只见楼梯口上方有一块指示牌，上面写着各个楼层的办公室位置。在看到档案科的指示方向后，他打量了下四周，然后拉低帽檐往楼梯上走去。

上了二楼，李春秋径直走到门框上方挂着“档案科”的一间屋子前。他左右看了看，在确认走廊里无人之后，迅速掏出两根带钩的细铁丝，插进锁眼上下活动着。

正在他撬锁之际，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，李春秋立马直起身抬起手，装作一副敲门等着应声的样子。工作人员没察觉出异样，从他身后走了过去。

等人走远，李春秋继续鼓捣着锁眼，不消一会儿，“咔嚓”一声轻响，门被打开了。

他一闪身就进了屋，把门轻轻关上。

房间里，一排排高大的档案柜整齐地排列着，李春秋快步穿行在各个档案柜之间。不一会儿，他在一个贴着“第三处理站”标签的档案柜前，停住了脚步。

他将柜门打开，一堆档案袋映入了他的眼帘。他随手拿出一个打开，里面只有一份文件，他又打开一个，里面还是文件，依然一无所获。

他有些焦灼地打开第三个档案袋，这时，一张折叠的纸显露在他眼前，他将纸抽出来展开——是一张处理站的平面图。

李春秋终于松了口气，他仔细地看这张图纸上面的几何图形、文字和数字，用心将它们默记了下来。

第三自来水处理站，丁战国正死死地盯着那部手摇式电话机，他着急地用手指头不停地互相搓动着，甚至已经失去了耐心。

仿佛等了一个世纪之久，桌上的电话终于响了！丁战国霍地一下，一把就抓起了听筒。

“丁科长——”

守在电话亭里的小马还没有把话说完，丁战国就急切地吩咐道：“听我说，在竞马场东路，靠近道南里的那个岔路口，有一个公用电话亭。”

丁战国眼神灼热地看着地图上他所说的那个位置，对电话里说：“旁边就是自来水公司。你通知待命的人，马上过去。要是我没猜错，李春秋现在已经在自来水公司的档案科里了，他在查第三处理站的建筑图纸。”

“我们过去，你是说——”小马表情凝重。

“抓人！马上动手！”

“高局长知道这事吗？”

“我会马上给他打电话。”

小马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老丁，按规矩，我得接到他的电话——”

丁战国急疯了，他一下子发作了：“这是我现在给你下达的命令！再缓再等，人早跑了！”

他抓着电话，几乎是在大声吼叫：“我告诉你，抓了人，破了规矩犯了错，找我！但人要是跑了，找你！”

“是！”

小马被他骂得一激灵，随后他放下电话，快步冲出电话亭，一把拉开亭子外面停着的轿车的门，抓起步话机就说：“马上到竞马场东路的自来水公司，监控法医科的李春秋，

即刻出发。重复一次，马上到自来水公司……”

档案室的门轻轻开了，李春秋侧身闪了出来，他警惕地环顾了一圈，轻轻地将门关上，朝走廊的一侧走去。

没过一分钟，他就走出了办公楼大厅。就在他准备走下大厅外的台阶时，一辆黑色轿车飞快地开了过来，一个急刹车，在他的面前停住了。

李春秋愣了愣，径直望着这辆车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三个穿着便衣的男子便从车里跳了下来，一前二后，把他围在了中间。

“李大夫，得罪了。”说这话的，是这三人中领头的男子，看样子约莫三十多岁，头上戴着一顶毡帽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李春秋一脸疑惑地看看他们。

戴着毡帽的男子没回答，另外两个人已经过来抓住了李春秋的双臂。男子转身把路让开，等两个力气很大的同伴把挣扎着的李春秋塞进汽车后，他才把后座的车门关上，然后打开驾驶室的车门，钻了进去。

路上，零星的行人愕然地看着刚刚发生的这一切。戴着毡帽的男子在行人错愕的目光中，开着这辆载着李春秋的黑色轿车疾驰而去。

黑色轿车一路飞驰。

轿车里，坐在后座中间的李春秋一只手已经被戴上了手铐，他的另一只手使劲挣扎着，死活不肯就范。

突然，轿车猛烈地颠簸了下，坐在李春秋身边的男子顺势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肋骨，李春秋的胳膊马上就软了。

双手终于被反铐在一起，他痛苦地小口吸着气，问道：“谁派你们来的？高阳还是丁战国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戴着毡帽的男子一言不发地开着车，完全无视他的问话。

“你们是哪个科的，是不是侦查科？我要见你们科长，我要见丁战国！”李春秋急了，开始吼起来。

坐在李春秋身边的男子拿出一团毛巾，塞进了李春秋的嘴里，随后又取出了一个粗布口袋，套在了李春秋头上。

倏地，李春秋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等取下头上的粗布口袋时，李春秋已经被带到了一间公寓式的楼房里。